

法·明兴礼著：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 厦 书 店

1
1098422

巴金的活和著作

王繼文譯 與明禮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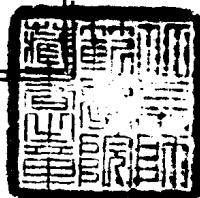


21098422



文風出版社

• 1950 •



1098422

巴金著和活生生的作

著者

法 · Dr. J. Monsterleet

譯者

王端

發行者

文風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四四號

定基
價本
九元五角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版初月五年〇五九一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是研究巴金的生活和作品的专著，原著者是法国的汉学家，曾来华研究中国文学，这是他在巴黎大学写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对巴金的生活和作品的分析较为深刻而切合实际。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法·明兴礼著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J 172·1 定价 1.60元

『巴金小說的價值，不只是在現時代，而特別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着，因為他的小說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無數的中國人所表演的悲劇。』這是作者在讀完巴金的整個作品後，所下的一個結論。作者早年學文學，又習哲學，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來華研究中國文學，這本書，便是他在巴黎大學得到文學博士的論文的一部分。作者用他的文學家的天才，和哲學家的冷靜的頭腦，來描寫巴金的生活，來綜合、分析、比較巴金的作品，讀了本書，便會對巴金有一個有系統的觀念。

目 錄

第一章	幼年的巴金	一
一	黎明媽媽	一
二	死亡的襲擊	一
三	解放和交友的時期來到了	九
四	由對人類之愛到人道主義	一七
第二章	飄泊的生活	三一
一	逃走	三五

<u>巴金和活生生的巴金</u>	二	著作生活.....
	三	巴金所受的影響.....
	四	三兄弟.....
	五	五九
第三章 「家」的創作者.....	六五	五〇
一 被威脅的「家」激流.....	六六	四三
二 分裂的「家」憩園.....	七八	
三 動搖的「家」寒夜.....	八二	
四 團圓的「家」火.....	八八	
第四章 歌頌母愛和友愛的巴金.....	九五	
一 瑪慕之情.....	九五	
二 情慾和革命.....	一〇三	
三 友愛的歌曲.....	一一〇	

第五章	革命曲	一五
一	信仰	一一五
二	犧牲	一二八
三	暴力和憎恨	一三三
第六章	人類至上	一五五
一	人類至上	一五五
二	人都上帝	一六四
第七章	服務人生的藝術	一七三
一	他的著作的中心點	一七三
二	創作和記述	一七六
三	作者的筆法	一七九
第八章	尋求生命和光明	一八三

一 生活的意義	一八三
二 福和苦	一八九
三 尋求光明和生命	一九六
附錄 巴金的創作與翻譯	一〇三
後記	一一一

第一章 幼年的巴金

一 黎明媽媽！

一個夢巴金愛做夢；他的生命就在一個夢中開始了。

巴金在最初的回憶裏，有着下面的一段記載：『「這孩子本來是給你的弟姊的，因為怕她不會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給你。」這是母親在她的夢裏聽見的「送子娘娘」說的話。……「第二天就把你生下來了……却想不到是一個這樣淘氣的孩子！」母親說這話時，微微一笑。』

巴金誕生的那一天，正是一九零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生命的初期，真好似一個春天的早晨，周圍充滿了平靜和愛及快樂的空氣。在他寫的憶和短簡裏，洋溢着這種幸福快樂的字句。

『母親是愛我的。雖然她有時候笑着說我是淘氣的孩子，可是她從沒有罵過我。』在憶十二頁。

『在我們弟兄姊妹中間，母親最愛我。』憶八十三頁。

『父親也是最愛我的。』憶一〇二頁。

『祖父這半年來不知道怎樣他突然變得非常地愛我了。』憶一〇八頁

『生活是這樣和平的。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憤怒。有的只是平靜的喜悅。』憶三

十六頁。

『在廣元每個人都愛我。』憶七十四頁。

『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着的孩子。』短簡四頁。

巴金的兒童時代，也正是他光明的黃金時代，在那時候，他是被熱愛和甘飴的空氣包圍着；出名的作家派規（Peguy）也是一樣，他小心保留着他那富有詩意的童年的回憶，但是年歲稍長，便漸漸感到苦痛的襲擊，如同羅曼羅蘭的若翰·克利斯多夫，自幼年時便遇到了許多磨難：痛苦，欺凌，不幸和死亡，可是唯有母親的愛，能把自己的小兒從這些苦痛當中救出來，也唯有母親的愛能够預防這些磨難的蒞臨！

巴金在憶的最初的回憶裏寫過下面的兩句話：「母親使我在溫柔和平的空氣裏，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

啊！他給我們描畫了一幅多麼可愛的母親的畫像呀！

「一張溫和的圓圓臉，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頭髮，常常帶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綢滾寬邊的大袖短襖，沒有領。」（憶十二頁）

母親當自己孩子的教師，她希望幸福在整個的家庭裏作主宰，巴金那時很快樂地讀着書，母親把自己抄錄的詞教給他，同時也朗讀給他聽，這是他兒童時代的唯一的音

樂『我從沒有一個時候覺得讀書是一件苦的事情。』小李先生自己慶幸地說過上面的那句話，也是爲了那個緣故，後來成了這樣大的一位作家。

僕人和教師們，都是經過一番的選擇而來到李家的，他們都熱心贊助給兒童們創造快樂和幸福，故此他們對兒童們都很好，但同時他們在兒童面前也不失去他們的自尊。母親對孩子們也很寬大，可是她決不放縱他們違犯那鑄造家庭和平的道德。

一天，在一種妬忌的情緒下，最小的兒子辱罵了一位教師，因爲這位教師給了他三哥一張美麗的圖畫，母親立刻勉強孩子去給先生賠禮，然後再安慰自己的孩子。另外一次，是巴金的三哥打了一個女僕，而受到母親的譴責。

『丫頭和女傭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即使犯了過錯你也應該好好地對她們說，爲什麼動輒就打就罵？況且你年紀也不小了，更不應該罵人打人。我不願意讓你以後再這樣做！你要好好地牢記着。』憶七十二頁。

把兒子教訓完後，母親又安慰他，給他幾塊糕點吃，然後再打發兒子同女傭去玩。

母親對孩子們很溫存，同時她又非常聰明，她以母親的「愛」把她周圍頑固的成見打倒了，她相信中國的接骨術和醫道，但當她的女兒患病時，她毫不遲疑地請了醫院的西醫來診治。當女兒的病好了以後，她又特別叫人買了刀叉做了西餐，請了那醫好她女兒的洋太太到李家來玩。

有一次，因着她掛慮孩子的健康問題，違犯了她平時仁慈的態度，事情是這樣的：『那時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醫的習慣連奶媽也不許吃那些叫做「發物」的食物。不知道怎樣奶媽竟然看見新鮮的黃瓜而垂涎了。做母親的女人的感覺究竟是比較銳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媽的嘴脣上嗅出了黃瓜的氣味。一個晚上奶媽在自己的房裏吃飯，看見母親進來就突然顯出了慌張的樣子，把什麼東西往枕頭下面一塞，母親很快地就走到牀邊把枕頭掀開。一個大碗裏面盛着半碗涼拌黃瓜。母親的臉色馬上變了，就叫人去請了父親來。於是父親叫人點了羊角燈，在夜裏坐了堂。奶媽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裏讓兩個差役拉着她的兩手，另一個差役隔着她的寬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一二三，

四五……足足打了二十下。她哭着謝了恩，還接連分辯說她初次做奶媽，不知道輕重，下次再不敢這樣做了。她整整哭了一個晚上，自己責備着自己的貪嘴。第二天早晨母親就叫了她的丈夫來領她去了。這個年青的奶奶臨走時帶了一付非常悽慘的臉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淚珠。我爲這個情景所感動而下淚了。』憶七十一頁。

過後他母親常常爲這件事情感到後悔，她不是曾許多次警告丈夫不要輕易處罰犯人嗎？那麼爲什麼這次却自己主動鞭打那個奶奶呢？我們看，在巴金的自傳回憶或小說中，他好似患思歸病似地追念着他的媽媽的慈善，而在這裏，他唯一的一次責備母親對那個奶奶所施的殘酷手段，但我們要問：巴金這種憐憫的心情，豈不是母親遺傳給他的嗎？

『我帶着一顆純白的心，走進這世界中來。這心是母親給我的。她還給了我沸騰的熱血和同情的眼淚。』新生序。

在這裏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巴金描寫母愛同那些女詩人有着很大的分別，他絕不

如同冰心一樣；把自己比作蓮花，把母親比作荷葉，在暴風雨中受着她的護佑；可是他却同冰心一樣，追念着母愛：母親的愛就好似烈火一般，牠使這痛苦的世界一步一步地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在他生命的初期，母親的溫存，的確給了他一個絕大的教訓。

『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我已經說過使我認識「愛」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時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滿地體現了一個「愛」字。她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她常常用極溫和的口氣，對我解釋種種的事情。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叫我去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僕，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母親自己也處過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裏做媳婦，這苦處是不難想像到的。但是母親却從不會在我的眼前淌過淚，或者說過什麼悲傷的言語。她給我看見的永遠是溫和的，帶着微笑的臉。』

〔短簡二十三〕

巴金的父親，當過廣元縣的縣長，巴金關於父親的事情寫的很少，不過他常常夢見他也時常回憶起父親從前帶他在外面所做的有趣的散步。

我們可以猜想到，他倆意見的分歧，假使他倆能够一塊兒生活更長久的話，那麼父子的衝突定要明朗化。實際上，父親是一個守舊的人，當他的太太去世後，中醫又成了病者的唯一救星，醫院裏的西醫再也不會被請到李家了……父親沒有兒子的同意，硬給兒子結婚，結果這個婚姻成了將來悲劇的開始，它領人到自殺的路上去，同時它也在巴金的作品上罩了一層灰影。

巴金還記載了父親兩種很不同的態度，那便是他對自己的孩子們很慈善，對犯人却很殘酷，當他在公堂上審案時，對那些被審的慘聲一點也不感動。可是他既許給他太太，決不爲犯人判死刑，所以當他遇到一件重大的謀財害命的案子時，他寧願辭職歸里了，他回到成都後，買了四十畝田，這本來不算多，所以別人對他都保留着一個「清官」的印象。